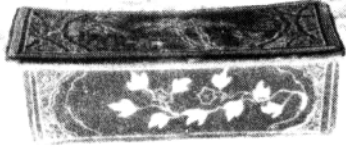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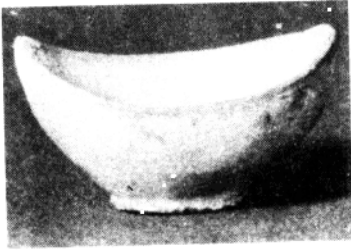
首都博物馆

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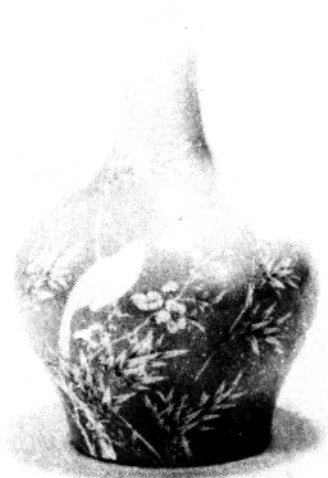
421
/ : 3
512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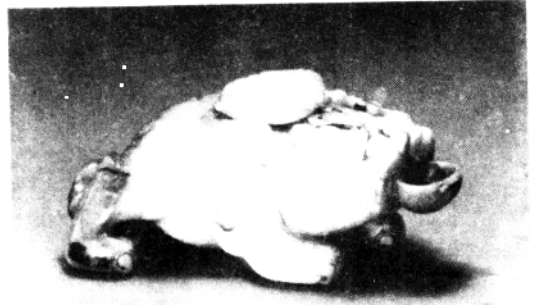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南京路老字號的瓷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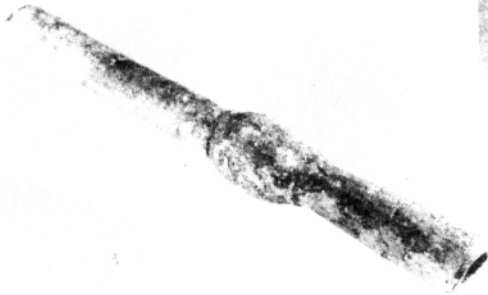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南京路老字號的瓷碗



上海南京路老字號的湖上正春花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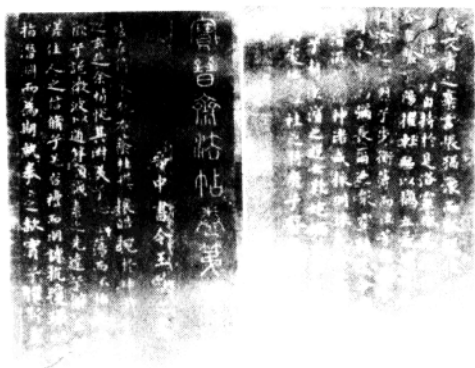


上海南京路老字號的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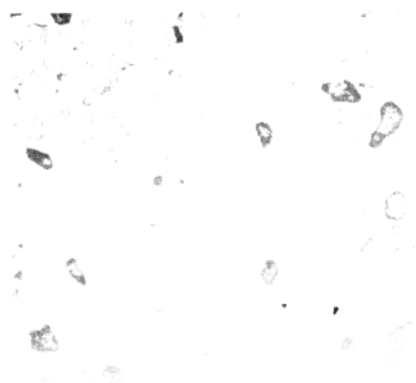


上海南京路老字號的烟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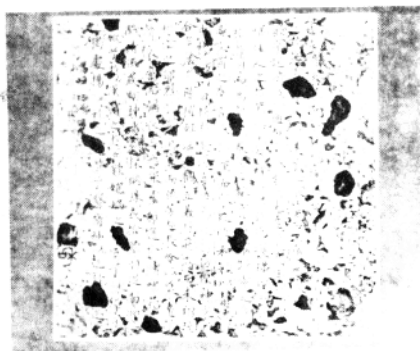
FHSI/17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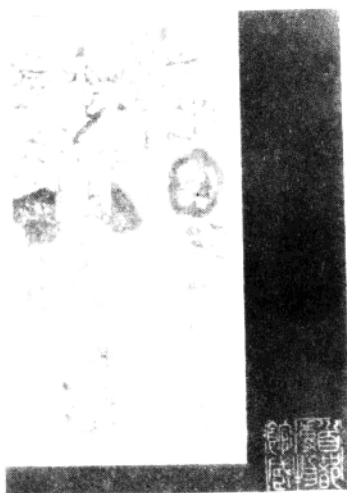
王孟《五法格》“音韻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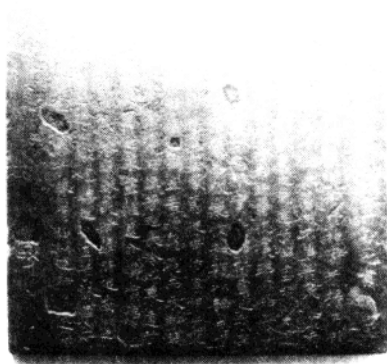
張廷濟藏“今波本”十三行



五版十三行“音韻不損本”



五版十三行“音韻已損本”



五版“音韻十三行”

德胜门箭楼

放箭。一九七九年确定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现为首都博物馆分馆。五间有三座大门通向城台顶部，城台北缘筑有雉堞（垛口），供弓箭手瞭望相连。两檐间和东、西、北三面墙上开有方形箭窗八十二个，南面出抱厦重檐歇山顶，灰筒瓦绿剪边，面阔七间，进深两间，内铺楼板三层有楼梯

——是明、清北京内城九门箭楼之一，始建于明英宗正统元年（一四三六），

首都博物馆丛刊

· 第三辑 ·

首都博物馆丛刊编辑委员会编

一九八六年十月

37.
S6
00

37.70421
S622/:3
0036512

首都博物馆丛刊

总第三辑

一九八六年十月

《燕丹子》成书年代考.....	王滨生 (2)
从幽州城到辽南京——兼论幽燕地区对契丹社会的影响.....	葛建军 (19)
清代的八旗官学.....	齐 玫 (26)
安福俱乐部及其幕后操纵者徐树铮.....	刘 高 (38)
高君宇的革命活动及其理论贡献.....	丁 山 (52)
华北走私——日本侵华史的一页.....	沈 平 (61)

专题研究

从定陵出土实物看明代织锦.....	赵其昌 (12)
试论我国古代白釉瓷器的发展.....	赵光林、张 宁 (31)
《洛神赋十三行》碧玉版考.....	叶 渡 (65)
漫话瓷枕.....	王春城 (75)
试论孔子的道德观.....	李超英 (85)

《博物馆学》

社会需求与博物馆的社会效益.....	何 作 (48)
谈博物馆的社会教育职能.....	黄 颖 (71)

古都谈往

旧京端午习俗谈.....	李秀兰 (37)
民国时期北京部分坛庙的开放、改建与破坏.....	梁志成 (77)
1928——1949年的北平：华北的政治军事中心.....	李铁虎 (90)

《北京民俗》

又一个《老北京的述说》 记“北京岁时风俗展览”.....	李秀兰 (94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馆藏文物

黄公望《溪山雨意图》.....	王志敏 (47)
晋代洗眼杯.....	刘树林 (30)
馆藏宋代玉器介绍.....	薛 婕 (11)
北京出土的一件铜火铤.....	刘俊琪 (18)
雍正款珊瑚釉粉彩花鸟瓶.....	刘秀中 (84)
德胜门文物保管所.....	魏伯涛 (封底)

本辑责任编辑：丁山 摄影：孙贵奇 梁刚 谷中秀 设计：晓释

37.70421
S622/:3
0036512

首都博物馆丛刊

总第三辑

一九八六年十月

〈燕丹子〉成书年代考·····	王滨生 (2)
从幽州城到辽南京——兼论幽燕地区对契丹社会的影响·····	葛建军 (19)
清代的八旗官学·····	齐 玫 (26)
安福俱乐部及其幕后操纵者徐树铮·····	刘 高 (38)
高君宇的革命活动及其理论贡献·····	丁 山 (52)
华北走私——日本侵华史的一页·····	沈 平 (61)

专题研究

从定陵出土实物看明代织锦·····	赵其昌 (12)
试论我国古代白釉瓷器的发展·····	赵光林、张 宁 (31)
〈洛神赋十三行〉碧玉版考·····	叶 渡 (65)
漫话瓷枕·····	王春城 (75)
试论孔子的道德观·····	李超英 (85)

博物馆学

社会需求与博物馆的社会效益·····	何 作 (48)
谈博物馆的社会教育职能·····	黄 颖 (71)

古都谈往

旧京端午习俗谈·····	李秀兰 (37)
民国时期北京部分坛庙的开放、改建与破坏·····	梁志成 (77)
1928——1949年的北平：华北的政治军事中心·····	李铁虎 (90)

北京民俗

又一个〈老北京的述说〉 记“北京岁时风俗展览”·····	李秀兰 (94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馆藏文物

黄公望〈溪山雨意图〉·····	王志敏 (47)
晋代洗眼杯·····	刘树林 (30)
馆藏宋代玉器介绍·····	薛 婕 (11)
北京出土的一件铜火铤·····	刘俊琪 (18)
雍正款珊瑚釉粉彩花鸟瓶·····	刘秀中 (84)
德胜门文物保管所·····	魏伯涛 (封底)

本辑责任编辑：丁山 摄影：孙贵奇 梁刚 谷中秀 设计：晓释

《燕丹子》成书年代考

王滨生

一. 问题缘起

《燕丹子》一书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始见著录，入子部小说家类。两《唐志》、《通志》亦同。惟《隋志》、《新唐志》、《通志》作一卷、《旧唐志》作三卷。《宋志》《文献·经籍考》并作三卷。清修《四库全书》，纪昀自《永乐大典》录出三卷本《燕丹子》，孙星衍据此辑校，是为今本。

关于《燕丹子》的成书年代，前人多有论及，主要说法有两种。一种认为：此书作于司马迁之前，为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荆轲、燕丹事本，是两汉前的古书^①。另一种说法则多以《燕丹子》所载之事，怪诞不可信为据，断其是后出的伪书^②。前者如：马端临《文献经籍考·子部》“燕丹子”条下引《周氏涉笔》曰：“燕丹、荆轲事既卓伟，传记所载亦甚崛奇。今观《燕丹子》三篇，与《史记》所载皆相合，似是《史记》事本也。”孙星衍《平津馆丛书》《燕丹子》叙亦云：“《国策》、《史记》取此为文，削其乌白兴，马生角及乞听琴声之事，而增徐夫人匕首，夏无且药囊，足证此书作在史迁、刘向之前。”最近霍松林同志撰《〈燕丹子〉成书的时代及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》一文^③，也持此说。（霍文的论点下文还要谈及）。

后者如：胡应麟《少室山房笔丛·四部正伪下》云：“《燕丹子》，古卷‘当是古今小说杂传之祖，然《汉志》无之。……盖汉末文士因太史庆卿传增益怪诞为此书。’《四库全书总目·子部·小说类存目一》云：“……其文实割裂诸书燕丹荆轲事杂辍而成，其可信者已见《史记》。其它多鄙诞不可信，殊无足采。”近人罗根泽认为：《燕丹子》“宋裴骃为《史记》集解，从未征引，知宋时尚无此书。梁庾仲容《子钞》载有《燕丹子》三卷。《子钞》虽亡，然高似孙《子略》目谓马总《意林》一遵庾目。考《意林》所采与今本同，则梁时已有矣。然则其时代上不过宋，下不过梁，盖在萧齐之世。”^④

① 除下引者外，持此说的还有朱廉《诸子辨》、姚振宗《隋书经籍志考》、周中孚《郑堂读书记》谭献《复堂日记》卷五。

② 除下引者外，持此说的还有：马骥《绎史》卷一四八注、李慈铭《孟学斋日记》甲集上、余嘉锡《四库提要辩证》等。

③ 载《文学遗产》1982年4期。

④ 见《〈燕丹子〉真伪年代之旧说与新考》载《古史辨》第六册。

由上可见，自元代至今，《燕丹子》真伪一案，历来为人们所关注。确实，《燕丹子》成书时代的判定，对于战国燕史、中国文学史都有重要意义。对此，笔者曾略作研究，现将一些粗浅的认识整理成文，供研究者进一步考证参考。

二. 《燕丹子》本于《史记·荆轲传》

(一).《燕丹子》所记燕丹·荆轲事，多与《史记·荆轲传》相合，两者必有一个互本问题。前人对此十分注意，持《燕丹子》古书说的人，都认为《史记》本于《燕丹子》，但依笔者所见，事实恰恰相反。

大家知道，《史记》列传中的许多材料来源于《国策》，《荆轲传》也是其中之一。它的许多段落字句全同于《国策》。但是，司马迁并不是照抄《国策》；除增加某些情节外，还作了几处重要的文字上的调整改动，请看下段文字：

《国策·燕策三》：秦王之方环柱走，卒惶急，不知所为，左右乃曰：“王负剑！”以遂拔击荆轲，断其左股。荆轲废，乃引其匕首提秦王，不中，中柱。

《史记·荆轲传》：秦王方环柱走，卒惶急，知不知所为，左右乃曰：“王负剑！”遂拔以击荆轲，断其左股。荆轲废，乃引其匕首以擗秦王，不中，中铜柱①。

《国策》的“提”是投的意思。“擗”，《索隐》曰：“擗”与“擗”同，与“提”义略同，但显得更有份量。且“隋”字汉时为普通：《汉书·史丹传》：“擗铜丸，以擗鼓”，就是此义。黄丕烈《战国策札记》云：“当是《史记》作‘擗’，《策》文作‘提’，《论衡》作‘擗’，出《史记》。”与此相关联，司马迁增《国策》的“中柱”为“中铜柱”，含义更深，首先是突出了秦宫的威严辉煌，再是衬托荆轲“擗”匕首的力量，而最重要的是与前面描述的徐夫人之“天下利匕”相呼应。“乃引其匕首以擗秦王，不中，中铜柱”，虽与《国策》两字之差，荆轲受创后仍奋击秦王的形象，徐夫人匕首的锋利，跃然纸上。当然，司马迁不会是乱改。《荆轲传》后，司马迁记曰：“始公孙季功，董生与夏无且游，具知其事，为余道之如是。”秦宫以铜作柱，当出于夏无且。

再看下段：

《国策·燕策三》田光曰：“……今太子闻光壮盛之时，不知吾精消亡矣，虽然，光不敢以乏国事也，所善荆轲可使也。”

《史记·荆轲传》田光曰：“……今太子闻光壮盛之时，不知吾精消亡矣，虽然，光不敢以图国事，所善荆轲可使也。”

《国策》的“乏”字，古义谓“废”，即耽误的意思。《庄子·天地》：“子往矣，无乏吾事。”《经典释文》：“乏，废也。”“乏”字的这个含义，后来已鲜见。司马迁为通俗计，改“乏”为“图”，却忽略了“乏”的古义。“图”的意思是“谋”，与“乏”义大不相同。本来《国策》的“乏国事”是耽误国事的意思，而《史记》的“图国事”却成了“图谋

① “铜”字，中华书局标点本作“桐”，似非。司马迁增“铜”字，一是突出秦宫威严辉煌，再是照应徐夫人匕首之锋利。又《文选》卷二十一《卢湛览古诗》有“挥袂晚金柱”一句，若依“桐”，无解。

国事，”意思全变了。这个变动，值得注意。

以上我们比较了《国策》与《史记》的几处文字上的不同之处，这对于论证《燕丹子》成书于《史记》之前或之后有重要意义。《史记》本于《国策》，如果说《燕丹子》在《国策》《史记》之前，即是说《燕丹子》为《国策》中燕丹、荆轲事本，在文字上它就应同于《国策》而异于《史记》，让我们来看看《燕丹子》的有关段落：

“秦王从琴声，负剑，拔之，于是奋袖超屏风而走。轲拔匕首撞之，决秦王耳，入铜柱，灿然。”

田光曰：“……太子闻臣时已老矣，欲为太子良谋，则太子不能；欲奋筋力，则臣不能。”

《燕丹子》这几处文字，除改“图”为“谋”之外，（“图”、“谋”同义）全同《史记》，而与《国策》无关，则《燕丹子》出于《史记》，其理不说自明。下列这段话，也有助于看清这个问题：

《史记·荆轲传》：“燕国有勇士秦舞阳，年十三，杀人，人不敢忤视。乃令秦舞阳为副。荆轲有所待，欲与俱。其人居远，未来，而为治行。顷之，未发，太子迟之，疑其改悔，乃复请曰：‘曰已尽矣，荆卿岂有意哉？丹请得先遣秦舞阳。’荆轲怒，叱太子曰：‘何太子之遣，往而不返者，竖子也。且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，仆所以留者，待吾客与俱。今太子迟之，请辞决矣！’遂发。”

《史记》中的这段情节，发生于樊于期自刎之后，荆轲、秦舞阳将要成行之时。荆轲为万全计，临行时仍在等待他的一个朋友一起赴秦刺秦王。所以说了这番怒斥太子丹的话，情理相合，文意了然。而在《燕丹子》中，荆轲这段话却在樊于期自刎之前：

轲默然不应。居五月，太子恐轲悔，见轲，曰：“今秦已破赵国，兵临燕，事已迫急，虽欲足下计安施之。今欲先遣武阳，何如？”轲怒曰：“何太子所遣！往而不返者，竖子也。轲所以未行者，待吾客耳。”是轲潜见樊于期，……

《燕丹子》这段内容，难解处甚多，其一：据此书前文，荆轲向燕丹要求得樊于期首，才能使刺秦王事成功，而燕丹不忍，所以并未决定成行，此时荆轲怎么会说“轲所以未行者”一语呢？其二：这里荆轲所谓“待吾客耳”，文意很不明确。按字面意思荆轲居五月未成行，是因为他的朋友没到。朋友一到，荆轲马上就能和他一起赴秦，使刺秦王一事成功。这里朋友的到来，成了刺秦王的关键问题，得樊于期之首倒成了可有可无的条件了。这就与文中所叙相矛盾。如果荆轲是要等其朋友一起去见樊于期，又实无必要。其三：在此之前，此书并未提及要秦武阳为荆轲副手的事。燕丹怎么突然冒出句“今欲先遣武阳”呢？如此看来，与《史记》相同的这几句话，出现在《燕丹子》此段中，既矛盾又不通顺，显然是《燕丹子》的作者自《史记》抄出，而不能相反。

另外，《燕丹子》的语言，似乎与司马迁的著作有点特殊联系。例如：司马迁《报任安书》：

仆少负不羁之才，长无乡曲之誉；

人固有一死，死有重于泰山、或轻于鸿毛，用之所趋异也①。

① 《文选》卷四十一作“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用轻于鸿毛，用之所趋异也。”

《燕丹子》

复扶前曰：“士无乡曲之誉，则未可与论行，……”

荆从客曰：“……烈士之节，死有重于泰山，有轻于鸿毛者，但问用之所在耳。”

上句“乡曲”即乡里之义，①“乡曲之誉”意谓乡里小誉。先秦文献与此相类似的用法有《韩非子·亡征》：“私门之官用，马府之世续。乡曲之善举、官职之劳废、贵私行而贱公功者，可亡也。”②汉魏时，“乡曲之誉”一语常见，《史记·徐乐传》：“无乡曲之誉”，《文选·潘岳闲居赋》：“仆少窃乡曲之誉。”《后汉书·虞延传》：“性敦朴中，拘下节，又无乡曲之誉。”很明显，《燕丹子》中的“乡曲之誉”是汉及其以后的习语③。

下句是人所周知的名言，两者用法、句式基本相同，很难设想，这是出于偶然的巧合。

(二)下面结合霍松林同志《〈燕丹子〉成书的时代及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》一文谈些意见。

霍文说：“关于燕丹、荆轲的记述，以《国策》《史记》最早、最完整、最有权威，如果《燕丹子》是割裂诸书燕丹荆轲事杂缀伪作，那么它首先应该充分采取《国策》《史记》中的材料，但实际情况又不是这样。”又说：“如果《燕丹子》伪，而两汉以来诸书所载的燕丹、荆轲事超出《国策》、《史记》范围的又很有限，那么燕丹子的基本情节和重要人物也就很难在较大程度上超出《国策》《史记》的范围。”以上两点霍松林同志是作为《燕丹子》早于《史记》的最重要根据提出的，乍看似乎有理，实际并不然，《燕丹子》是一部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小说，而这种小说就是要对史书有关记载和传说加以取舍和精炼，才能创作出生动丰满的艺术形象。《燕丹子》就是围绕着如何使燕丹、荆轲等人物形象更完美、更富有传奇色彩这一宗旨，对《史记》的有关材料加以取舍益损的。

下面比较一下两者间较重要的不同点。

先看《史记》有《燕丹子》不载的内容。《史记·荆轲传》开头一段是这样写的：

荆轲者，卫人也。其先乃齐人，徙于卫，卫人谓之庆卿，而之燕，燕人谓之荆卿。

荆轲好读书击剑，以术说卫元君，卫元君不用。其后秦伐魏，置东郡，徙卫元君之支属于野王。荆轲尝游过榆次，与盖聂论剑。盖聂怒而目之，荆轲出。人或言复召荆卿。盖聂曰：“曩者吾与论剑，有不称者，吾目之。试往，是宜去，不敢留。”使使往之主人，荆卿则已驾而去榆次矣。使者还报，盖聂曰：“固去也，吾曩者目摄之。”

荆轲游于邯郸，鲁勾践与荆轲博，争道；鲁勾践怒而叱了，荆轲嘿而逃去，遂不复会。

虽然《史记》中的这段记叙，并不是在贬低荆轲，但总使人觉得这时荆轲有点灰溜溜，其形象也不是那样完美高大。《燕丹子》的作者自然不会照录不误。再如：

于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，得赵人徐夫人匕首，取之百金，使工以药淬之，

① 值得注意的是，韩非把选拔乡里有善名的人、抹煞在职官员的功劳列为国家可能灭亡的原因之一，可见先秦时人们对于小有乡里名气者，并非推崇备至。《燕丹子》把“乡曲之誉”作为士人必备之德，似与先秦用法不甚相合却与汉代一致。

② 无独有偶，大约出于晋人之手的今本《列子·仲民》中有“龙叔曰：吾乡誉不以为荣，国毁不以为辱”的用法

③ 如《庄子·胠篋》：“治邑屋州闾乡曲者，曷尝不法圣人哉？”

以试人，血濡缕，人无不立死者，乃装为遣荆轲。

表面上看，《燕丹子》没有这段既生动又重要的内容确有点奇怪。细想一下，却又很好理解。由于在后文中，作者为突出荆轲的顽强奋勇，掷出匕首后不但“入铜柱，火出然，”而且决秦王耳。如果荆轲掷出的是这把“血濡缕，人无不立死者。”的匕首，就无法交待了。因为秦王应该立死无疑，而秦王在此后还是足足活了十八年，这是无法更改的历史事实。再粗心的作者也不会如此大意，自相矛盾。

今本《燕丹子》结束于荆轲被杀，《史记》则还有秦攻燕国，燕王喜杀太子丹，欲献首于秦，求解燕危及高渐离见秦始皇，以筑击始皇，不中而死的记叙。霍文据《太平御览·服用部·帐》所引《燕丹太子》曰：“秦始皇置高渐离于帐中，击筑，”断定古本《燕丹子》有此内容。果真如此倒无甚问题了。但笔者对此深感怀疑。《燕丹子》一书，唐人征引极多^①，其内容均同今本《燕丹子》。记高渐离事者，仅宋人《太平御览》一条，只是孤证。很可能唐以前的古本原来没有，而后出于唐末五代代人补笔，或是《太平御览》的编者张冠李戴所致^②。如果这个分析不误，那么《燕丹子》删略此段也是有道理的。《燕丹子》前段是这样描写的：

燕太子丹质于秦，秦王遇之无礼，不得意欲求归。秦王不听，谬言：“令乌白头，马生角，乃可许耳。”丹仰天长叹，乌即白头，马生角，秦王不得已而遣之，为机发之桥，欲陷丹，丹过之，桥为不发。夜到关，关门未开，丹为鸡鸣，众鸡皆鸣，遂得逃归。

作者一开场，更道出燕丹是大有“神灵”之人，“天地祐之”。如果照史实写，最后燕丹落得个为文所杀、身首异处的下场，确实就不好说了。

《燕丹子》多于《史记》的情节，除“乌白头、角生马、机桥不发，进金掷菴，脰千里马肝，截美人手听琴得隐语等怪诞处外，较重要只有下列一段：

田光见太子，太子侧阶而迎，迎而再拜。太子膝行而前，涕泪横流曰：“丹尝质于秦，秦遇丹无礼，日夜焦心，思欲复之。论众则秦多，计强则燕弱，欲日合从，心复不能。常食不识味，寝不安席，纵令燕秦同日而亡，则为死灰复燃，白骨更生，愿先生图之。”田光曰：“此国事也，请待思之。”于是舍光上馆，太子三时进食，存问不绝。如是三月，太子怪其无说，就光辟左右问曰：“先生既垂哀恤，许惠嘉谋，侧身倾听，三月于斯，先生岂有意欤？”田光曰：“微太子，固将竭之。……然窃观太子客，无可用户。夏扶血勇之人，怒而面赤；宋意脉勇之人，怒而面青，武阳骨勇之人，怒而面白。光所知荆轲，神勇之人，怒而色不变。”

这段描写对《燕丹子》来说是必须的。它的前文略去了《史记》中追叙荆轲往事的内容，

① 唐时诸书引《燕丹子》者有：《艺文类聚》《北堂书钞》《初学记》《调玉集》《意林》李善注《文选》可马贞、张守节注《史记》等。

② 《太平御览》多有误记。旁的不说，《乐部·琴》引《史记》秦王听琴得隐语一条，显然是将《燕丹子》误为《史记》。又《乐部·筑》引《史记》曰：“高渐离善击筑，与荆轲友，见轲刺秦王不中而死，乃变姓名入秦欲为轲报仇，市中击筑而乞，人观而美，奏之。秦王闻，召之前击之，王悦，犹以疑焉，熏其两目，置于帐中王耽之，亲近于渐离。渐离望秦王叹息之声，举筑以击，中王膝，王怒之。”此条不出《史记》，而且也不会出自《燕丹子》，因为《燕丹子》前文已明确高渐离与荆轲的生死之交。这里不可能再介绍说“高渐离善击筑，与荆轲友，”显然，此条与《服用部·帐》所引，同出一书。

就必然要在荆轲出场前对其有所交待。此段正是为荆轲形象增辉的介绍和垫铺。这里增燕丹礼遇田光一节，则是作者给予田光三月欢宴时间，以得出荆轲其人远在燕丹诸门客之上的结论。果然，荆轲出场后所说的一番话确实不同凡人：

轲曰：“士有超世之行者，不必合于乡曲；马有千里之相者，何必出于服舆。昔吕望当屠钩之时，天下之贱丈夫也，其遇文王，则为周师。骐驎之在监车驾之下也，及遇伯乐，则有千里之功。如此，在乡曲而后发、善服舆而后良哉。”夏扶问荆轲：“何以教太子？”轲曰：“将令燕继召公之迹，追甘棠之化，高欲令四、三王，下欲令六、五霸，君何如也。”

这里荆轲以吕望，骐驎自诩，俨然一个胸怀韬略，抱负远大的政治家。但是无论是在《史记》中，还是在《燕丹子》的后文中，荆轲只是个壮烈献身的刺客，并无与此相应的其它活动。所以，荆轲的这番话，同田光对荆轲的介绍一样，应是作者为在《史记》有关记载的基础上，拔高荆轲形象的创作之笔。

另外《燕丹子》中还有《史记》中所没有的人物，如宋意，除上面田光有一句“宋意脉勇之人”外还见于后文：

荆轲起为寿，歌曰：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！”高渐离击筑，宋意和之。

霍松林同志以《史记》中无宋意，作为《燕丹子》不本《史记》的论据，实际上这对于说明《燕丹子》年代早于《史记》是没有意义的。《史记》之前的《淮南子》既已提及宋意其人^①，《燕丹子》可以取材《史记》，当然也可以取材于早于《史记》的诸书。需要指出，霍松林同志认为《燕丹子》一书中的情节和人物好象应较《史记》不多也不少，否则就不会晚于《史记》。甚至他还说“至于彼此都写到的情节，也是同中有异，小同大异的。”似乎这也成为理由。这种看法令人难以接受，如果《燕丹子》雷同《史记》，那它就不成其为《燕丹子》倒成了《史记·荆轲传》的独行本了。此外，霍文还举汉代《论衡》等书中为《燕丹子》不见的几条有关燕丹、荆轲事的文献材料，认为如果《燕丹子》晚出就不会对这些材料摒弃不用。这种论点同样令人不解。任何一个人们感兴趣的历史故事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必然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传说，有时对于同人同事还有相矛盾的传闻。例如：西汉末京房《易传》曰：“燕丹囚于秦，天雨粟于燕，后秦灭之。”^②就与汉代诸书中所谓燕丹使“日再中、天雨粟、乌白头马生角”的传说相矛盾。要创作这方面的小说，作者就必然对有关材料进行加工，或舍此取彼，或舍彼取此、从来没有哪部小说把所有的材料都融于一书，《燕丹子》当然也不会例外。

以上我们从不角度的几个方面，判定《燕丹子》是以《史记·荆轲传》为本，较《史记》为后出的一部作品。为节省篇幅起见，还没有将《燕丹子》一书中令人生疑之处全部加以考辨。其实这些地方还有许多，例如，罗泽根就指出：《史记刺客传》载荆轲初见燕丹，丹语曰：今秦已虏韩王，尽纳其地，又举兵南伐楚，北临赵，王翦将数十万之众距漳邺（国策同）。考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虏韩王在始皇十七年（六国表同），王翦伐赵在始皇十八年。荆丹，

① 《淮南子·泰族训》：“荆轲西刺秦王，高渐离宋意为击筑而歌于易水之上。”《文选·嵇康养生论》李善注引作“宋如意。”《艺文类聚·乐部·笛》引宋王《笛赋》有宋意将送荆卿于易水之上句可资参考。

② 见《太平御览·征伐部四·雨谷》引。

轲之遇在始皇十八年，韩王已虏，王翦方伐赵时也。荆轲刺秦在始皇二十年，《秦始皇本纪》及《六国表》皆同。则轲见丹后二年即刺秦死矣。今《燕丹子》卷下曰：“轲从客曰：‘轲侍太子三年于斯矣。’又谓‘居五月，太子恐轲悔’前后相加，至少三年又五月，时间岂能容也？”^①罗氏所疑甚是。凡有些战国史知识的人，都会看出《燕丹子》的作者把时间搞错了。如果它是两汉前的作品，上去这段历史的年代不远，按理不应错误至此。

三、《燕丹子》成书于曹魏晋初之时

《燕丹子》晚于《史记》，就是在司马迁以后以至东汉，亦无此书。《汉志》和其它汉代文献未载《燕丹子》之名，可为明证。但仅以此判定汉无《燕丹子》，还嫌不够。重要的是这一时期诸书中有关“燕丹、荆轲事”的传闻，没有一条可以被认为是出于《燕丹子》中的特有内容。例如京房《易传》：

燕丹囚于秦，天雨粟于燕，后秦灭之。

刘向《新序》卷三：

昔者荆轲慕燕丹之义，白虹贯日，太子畏之。

班固《汉书·地理志》：

初，太子丹宾养勇士，不爱后宫美女，民化以为俗，至今犹然。

《列士传》^②：

燕丹使田光往候荆轲，值其醉，唾其耳中，轲觉曰：“此出口入耳之言，必大事也。”则往见光^③。

荆轲为燕太子谋刺秦王，白虹贯日^④。

荆轲发后，太子自相气，见虹贯日不彻，曰：“吾事不成矣。”后闻轲死，事不立，曰：“知其然也。”^⑤

王充《论衡》涉及燕丹，荆轲事尤多，《书虚篇》：

燕太子丹使刺客荆轲刺秦不得，诛死，后高渐丽击筑见秦王，秦王说之。知燕太子之客，乃冒其眼，使之击筑。渐丽乃贯铅于筑中以为重。当击筑，秦王膝进，不能自禁，渐丽以筑击秦王颞，秦王病伤三月而死。

《感虚篇》：

传书言：“荆轲为燕太子谋刺秦王，白虹贯日。”^⑥

传书言：“燕太子丹朝于秦，不得去，从秦王求归，秦王执留之，与之誓曰：‘使日再中，天雨粟，令乌白头，马生角，厨门木象生肉足，乃得归。’当此之时，天

^①见《〈燕丹子〉真伪年代之旧说与新考》。

^②《列士传》或作《烈士传》，全书已佚，不知撰者，《隋志》题刘向撰，或有可能。引其佚文者，有《水经注》、《史记集解》、《正义》、《北堂书钞》、《艺文类聚》、《初学记》、《后汉书》注、《文选注》、《玉堂书》、《太平御览》等。从诸书的征引来看，是书所记都是古时那些重义轻生之士的故事，燕丹、荆轲事亦为其一。

^③《艺文类聚·人事部·耳》引。

^④《艺文类聚·天部·虹》引。

^⑤《史记·邹阳传》《集解》引。

^⑥此条与上引《列士传》全同，当出《列士传》，疑其下的“传书”，亦指《列士传》。

地祐之，日为再中，天雨粟，乌白头，马生角，厨门木象生肉足。秦王以为圣，乃归之。

《语增篇》：

传语曰：“叮叮为荆轲之闻。”言荆轲为燕太子丹刺秦王，后诛轲九族，其后悲恨不已，复夷轲之一里，一里皆灭，故曰“叮叮”。

《儒增篇》：

轲以匕首擿秦王，不中，中铜柱，入尺。

汉末学者应劭，在其所著《风俗通义》中，记有一段关于燕丹、荆轲事的传闻，内容基本沿袭《论衡·感虚篇》^①。此外，《史记·邹阳传》、《集解》引应劭曰：

燕太子质于秦，始皇遇之无礼，丹亡去，故厚养荆轲令西刺秦王。精诚感天，白虹为之贯日。

上引西汉后期至东汉末诸书材料，均是《史记·荆轲传》不载的内容。如果这时《燕丹子》已成书，此时有关“燕丹、荆轲事”的传闻异说又如此之多，那么为什么没有一条出自《燕丹子》？显然，诸书的作者们都未见此书，这只能说明两汉时期还无《燕丹子》一书。

下面略谈一下《燕丹子》采摭他书材料的问题。

《燕丹子》取材他书处，最明显的是此书描写燕丹逃秦，“夜到关，关门未开，丹为鸡鸣，众鸡皆鸣，遂得逃归。”一节，无疑来自《史记》孟尝君逃秦故事。“宋意”这个人物应源于《淮南子》等。

至于《列士传》，其文为诸书正式引用者，未见于《燕丹子》。但梁肖绎《金楼子》卷六下记“燕丹、荆轲事”三条而未明出处，其中一条是这样的：

燕田光、鞠武往候荆轲，轲时饮酒醉卧，光等唾其耳中而去，轲醉觉问曰：“谁唾我耳？”妇曰：“燕太子师付向来，是二人唾之。”轲曰：“出口入耳，此必大事。”

显然，是上述《艺文类聚·人部·耳》所引《列士传》的内容。因此，以下两条也很可能出于《列士传》：

田光、鞠武俱往候荆轲。燕太子以武阳好弹太子为作金丸。

燕田光、鞠武俱往候荆轲。轲在席击筑而歌，莫不发出穿冠。

这里，是燕丹为秦武阳“作金丸”，《燕丹子》中变成为荆轲“捧钗。”^②绝非偶然。也许是《燕丹子》的作者为突出燕丹对荆轲之义，借用了《列士传》的此条传闻。

以上可见，《燕丹子》是在《史记·荆轲传》的基础上，广采众书而成。尤其是此书曾取材于《列士传》，亦可作为《燕丹子》晚出的证据之一。

汉代既无《燕丹子》，那么该书作于何时呢？

《隋志》已见著录，自然唐代以前已有此书。罗根泽说梁庾仲容《子钞》载有此书，这点没有疑问，但他仅根据裴骃《集解》未引《燕丹子》，便判定刘宋时尚无此书就有些武断

① 《风俗通义·正义》：燕太子丹仰叹，天为雨粟，乌白头，马生角，厨中木象生肉足，井上株木跳度谈，俗说燕太子丹为质于秦，始皇执欲杀之，言能致此瑞者，可能生活。丹有神灵，天为感应，于是遣使回国。

② 明末董说《七国考》卷四引《燕丹子》：“燕太子丹自喜得荆轲，永无秦忧日与轲游东宫，临池而观，拾瓦投蹴太子令人捧金丸进之。”可料参考。

了。有可能这是裴翊未见业已成书的《燕丹子》所致。^①事实上，较《子钞》稍早或同时的《水经注》已经数引《燕丹子》：

《水经注》卷十一“易水东过范阳县南又东过容城县南”条云：

《燕丹子》称：“荆轲入秦，太子与知谋者，皆素衣冠送之于易水之上。荆轲起为寿，歌曰：‘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！’高渐离击筑，宋如意和之，为壮声，士发皆冲冠，为哀声，士皆流涕。”^②

卷十九“渭水又东过长安县北”条云：

《燕丹子》曰：“燕太子丹质于秦，秦王遇之无礼，乃求归。秦王为机发之桥欲以陷丹，丹过之桥为不发。”

此外，《水经注》卷四“河水又东过河北县南”条的“燕丹、孟尝亦义动鸡鸣于其下”一语，无疑是引《燕丹子》。刘宋时《燕丹子》已经广泛流传，这点可从当时文赋“用典”的情况中看出。例如：江淹在其《诣建平王上书》中云：^③

实佩荆卿黄金之赐，窃感豫让国士之分矣。又云：

下官虽乏乡曲之誉，然尝闻君子之行矣。《别赋》^④中云：

乃有剑客惭恩，少年报士，韩国赵厕，吴宫燕市，割慈忍爱，离邦万里。……

金石震而色变，骨肉悲而心死。

这里江淹所用“荆卿黄金之赐”、“乡曲之誉。”接“君子之行”、“金石震而色变”三个典故，都是出自《燕丹子》的特有内容。^⑤由此还可见，《燕丹子》在南北朝之前，就有了较大的影响。

晋张华《博物志》卷八《史补》云：

燕太子丹质于秦，秦王遇之无礼，不得意，思欲归。请于秦王，王不听，谗言曰：“令乌白头，马生角，乃可。”丹仰而叹，

乌即白头，俯而嗟，马生角。秦王不得已而遣之，为机发之桥，欲陷丹。丹驰驱过之，而桥不发。逼到关，关门不开，丹为鸡鸣，于是众鸡悉鸣，遂归。

此条文字与《燕丹子》首段基本相同，无疑摘自《燕丹子》。与上述材料相参证，可知两晋时《燕丹子》已成书^⑥。曹魏时，何晏的《景福殿赋》^⑦有句云：

方四三皇而六五帝，曾何周夏之足言。

这同《燕丹子》中荆轲所说“高欲令四三王，下欲令六五霸，君何如也。”语出一辙，恐怕也不是偶然的。

综上所述，我们大致可以判明，《燕丹子》一书约出现于曹魏、晋初之时。

① 例如唐张守节《正义》就未引《列士传》一书，我们当然不能依此认为张守节时无《列士传》。

② 据《四部丛刊》本。

③ 见《醴陵集》卷九

④ 见《醴陵集》卷一

⑤ 《燕丹子》有关内容如下（参见李善《文选》注卷三十九、卷十六）：

轲拾瓦投轳，太子捧钱进之，轲用抵，抵尽复进，轲曰：“非太子爱金也，但臂痛耳。”

夏扶前曰：“士无乡曲之誉，则未可与论行；……”

“荆轲与武脑入秦，秦王陛戟而见燕使，瑕钟并发，群臣皆呼万岁，武阳大恐，面如死灰色。”

⑥ 今本《博物志》十卷，大约是后人辑录，已非本来面目。

⑦ 见《文选》卷十一。

馆藏宋代玉器介绍

薛 婕

在我国渊源流长的玉器工艺史上，宋代玉器以其不同于前代的风格而得到收藏家、鉴赏家的崇尚、喜爱。这一时期的玉器，一方面“发古之巧”有大量的仿古作品问世；一方面倾向于生活和装饰化，许多作品是以装饰为主，力求溶装饰、实用为一体。亦有不少佳品体现了构思、制作趋于简练含蓄。不再刻意追求精细，甚求神形兼备的风格。我馆藏有一件兽形砚滴，比较完美地体现了宋代玉器的风格。现介绍如下：

兽形砚滴，传世品。玉质青白爽带少许黑点。器高6.3厘米、长14厘米、宽7.8厘米。砚滴膛为3×6.5厘米。兽咀齐有胡，

微翘上唇衔一单耳杯，鼻头呈云头形。双眉粗壮，圆凸杏核眼，双角在额头顶。肥厚的四方足，三爪锐利紧收，并有横穿孔。双岔绳尾的玉色暗绿。后肢玉色发灰。背上一可掀合的雕螭盖。周身碾琢阴刁短细弯曲的毛发。前肢上部雕有螭纹。兽三脚掌着地，昂首瞪目匍伏前进。真可谓形神皆凶猛。有趣的是砚滴膛有一孔和兽咀相通。将适量的水注入砚滴后，稍候，即可流入兽咀所衔的单耳杯内，加之耳杯玉色暗绿，增色不少。足以见当时的宋代玉匠想象丰富，构思精巧已非一般。

再从另一角度看，两汉时关于燕丹、荆轲的故事可谓流传日广、越传越神。例如《史记》载荆轲以匕首斃秦王，“不中，中铜柱，”《论衡》中则成了“不中，中铜柱，入尺。”西汉邹阳说，荆轲事败，始皇“湛”荆轲七族，到王充时便成了始皇“后诛轲九族。”司马迁只说“天雨粟、马生角”王充则说成“天地祐之，日为再中，天雨粟，马生角。厨门木象生肉足。”应劭时更多出了个“井上株木跳度渎。”这种现象反映了两汉时期，人们对秦始皇残暴统治的憎恶，对燕丹、荆轲寄以的强烈同情和歌颂与日俱增。在这种背景下、较《史记·荆轲传》更富有传奇色彩，盛赞燕丹、荆轲刺秦壮举的《燕丹子》，于曹魏、晋初之时成书是理所当然，毫不奇怪的。同时，这也体现了历史上这类题材小说产生的一般规律。

最后需要指出，《燕丹子》一书晚出，不入先秦文献之林，并不是就此否定了它的价值。相反，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，这一时期在前代神话传说，史传文学的基础上、产生了众多的小说。而早于《搜神记》，《世说新语》等志怪、轶事小说的《燕丹子》，应该在小说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，受到人们的重视。当然，这种文学上的评价，已不在本文所要论述的范围之内了。

从定陵出土实物看明代织锦

赵 其 昌

一九八四年十月，南京云锦研究所在南京召开云锦学术讨论会，以笔者曾主持定陵的发掘工作，遂约定以定陵出土织锦为题发言。惟因故未能与会，深感抱歉。特将发言提纲略作整理，刊出求教。

一

明代织锦，一向以织工细致，花色鲜艳、品类繁多著称，在我国织造历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。有明一代，织锦生产的数量很大，但它主要是供应宫廷，或为官员所用，民间很少见到，存留至今的实物已如凤毛麟角。博物馆、研究单位和收藏家们偶有所藏，又多系袍服成衣或零星制品，均经剪裁，而原装成匹的明锦，已近于绝迹。偶尔在佛经封皮上也还有保存，又多是零星片断，尺寸很小，很难窥其全貌。

1956—1958年，明代定陵的考古发掘中，在万历皇帝和孝端、孝靖二皇后的棺槨内，除去帝后的袍服和零星织锦制品外，还出土了不少织锦匹料。这些匹料，品种很多，有纱、罗、绉丝、绫绢等等。有些叫织锦也不见得合适，本文旨在探索其历史概况，为方便计，就统名织锦了。

出土的织锦有的是在尸体两侧，有的整齐排列于尸下。难得的是这些匹料都是原装，形式大多成卷，两端用合股丝线捆住，中间有纸签，即腰封。腰封有的贴住，有的两端加线捆紧，有的正中还要用线捆成×形。有些腰封是印好项目，逐项用毛笔添写织锦的名称、尺寸、产地和委官、匠作姓名、制作年月等等，还有的盖有管理机构的印铃。遗憾的是，这些腰封，因年久潮湿而腐朽，字迹模糊，不能全部辨识，且很难完整地揭取下来。保存较好的有下列数封（括弧内系清理工作中的编号，年代上面的方框为管理机构印铃，字迹难辨）：

（万155）

织完

上用月白暗苍龙云肩通
袖龙栏直身袍暗线
…云地熟绫一匹长
五丈五尺四寸龙领全

（靖33）

直隶苏州府织造

婚……

管带通判 朱燮□

曹进可

王 俊

周一夫 黄□

……攒丝堂长 顾 杰

……染堂长 丁……